

新课标·英汉对照课外名著必读
(普及版)

安徒生童话

(上)

(丹麦)安徒生 著

译者 饶晓红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英汉对照课外名著必读:普及版 饶晓红编译 援—长
春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Ⅰ.英…
Ⅱ.饶… Ⅲ.英语—阅读教学—中小
学—课外读物 Ⅳ.H319.4

I 援援援 II 援援援 III 援英语课—阅读教学—中小
学—课外读物 IV 援H319.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第 号

新课标
英汉对照课外名著必读(普及版)
饶晓红 编译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海德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毫米×毫米 页码 印张: 张 字数: 千字

年 月第 次印刷

印数: 张

陈昇 苑京缘缘原园原港鄯 园缘

定价: 元(全 册)

发生了什么事情——我有这种感觉！”

几个星期过去了。这几粒豌豆变黄了，豆荚也变黄了。

“整个世界都在变黄啦！”它们说。它们的确有这个权利这样说。

突然它们觉得豆荚震动了一下。它被取下来了，落到人的手上，跟其他的丰满的豆荚在一起，溜到一件马甲的口袋里去。

“我们很快就要被打开了！”它们说。于是它们就等待这件事情的到来。

“我倒想要看看，我们之中谁会走得最远！”最小的一粒豆说。“是的，事情马上就明了了。”

“该怎么办就怎么办！”最大的那一粒说。

“啪！”豆荚爆开来了。那五粒豆子全部滚到太阳光里来了。

发生了什么事情——我有这种感觉！”

几个星期过去了。这几粒豌豆变黄了，豆荚也变黄了。

“整个世界都在变黄啦！”它们说。它们的确有这个权利这样说。

突然它们觉得豆荚震动了一下。它被取下来了，落到人的手上，跟其他的丰满的豆荚在一起，溜到一件马甲的口袋里去。

“我们很快就要被打开了！”它们说。于是它们就等待这件事情的到来。

“我倒想要看看，我们之中谁会走得最远！”最小的一粒豆说。“是的，事情马上就明了了。”

“该怎么办就怎么办！”最大的那一粒说。

“啪！”豆荚爆开来了。那五粒豆子全部滚到太阳光里来了。

淨甯 藻藻 “燥土皂憎憐性, 蚤涇葬造 藻藻
 責藻曾涇藻 藻甯燥藻 燥燥燥燥燥燥 燥燥燥燥燥燥 燥燥燥燥
 責燥燥燥燥燥 燥燥燥燥燥燥 燥燥燥燥燥燥 燥燥燥燥燥燥 燥燥燥燥
 蚤燥燥燥燥燥 燥燥燥燥燥燥 燥燥燥燥燥燥 燥燥燥燥燥燥 燥燥燥燥
 栽燥燥燥燥燥 燥燥燥燥燥燥 燥燥燥燥燥燥 燥燥燥燥燥燥 燥燥燥燥
 造燥燥燥燥燥

粤苗 燥藻 涇藻 早造 幸造 造造 憎痒
 皂燥燥燥燥燥 燥燥燥燥燥燥 燥燥燥燥燥燥 燥燥燥燥燥燥 燥燥燥燥
 涇藻 燥燥燥燥 燥燥燥燥燥燥 燥燥燥燥燥燥 燥燥燥燥燥燥 燥燥燥燥
 責燥燥燥燥燥 燥燥燥燥燥燥 燥燥燥燥燥燥 燥燥燥燥燥燥 燥燥燥燥
 憎燥燥燥燥燥

“ 酥燥燥燥 陨燥燥燥 陨燥燥燥 涇造 早燥
 憎燥造” 淨甯 燥藻 涇藻 糟造 造 蚤燥
 藻藻 蚤燥 早栽 藻藻 燥燥 涇藻 藻藻 皂燥 皂燥
 燥燥 燥燥 燥燥 燥燥 燥燥 燥燥 燥燥 燥燥 燥燥 燥燥
 責燥 蚤燥 燥燥 早燥 燥燥 燥燥 燥燥 燥燥 燥燥 燥燥
 燥燥 燥燥 燥燥 燥燥 燥燥 燥燥 燥燥 燥燥 燥燥 燥燥
 燥燥 燥燥 燥燥 燥燥 涇造 涇造 藻藻

“ 员燥 早燥 燥燥 燥燥” 淨甯 燥藻 皂燥 燥燥
 藻燥 造燥 燥燥 燥燥 燥燥 燥燥 燥燥 燥燥 燥燥 燥燥 燥燥
 造燥 燥燥 造燥 燥燥 燥燥 燥燥 燥燥 燥燥 燥燥 燥燥
 葬燥 燥燥 燥燥 燥燥 燥燥 燥燥 燥燥 燥燥 燥燥 燥燥 燥燥
 燥燥 早燥 燥燥 燥燥 燥燥 燥燥 燥燥 燥燥 燥燥 燥燥 燥燥

帝 原来是一粒小豌豆在这儿生
 了根。还长出小叶子来了。它
 怎样钻进这个裂缝里去的？你
 现在可有一个小花园来供你赏
 玩了！”

病孩子的床搬得更挨近窗
 户,好让她看见这粒正在生长着
 的豌豆。于是母亲便出去做她
 的事了。

“妈妈,我感觉我舒服了一
 些!”这个小姑娘在夜晚说。“阳
 光今天在我身上照得怪温暖的。
 这粒豆子长得盛极了,我也会长
 得好的;我将爬起来,走到温煦
 的太阳光中去。”

“愿上帝同意我们这样!”母
 亲说,但是她不相信事情就会这
 样。不过她细心地用一根小棍
 子把这植物支起来,好让它不被
 风吹断,因为它使她的女儿对生

命唤起了美丽的联想。她从窗台上拉了一根线到窗框的上端去,使这粒豆可以缠绕着它向上长,它的确在向上长——人们每天可以看到它在生长。

“看,它现在要开花了!”女人有一天[早晨]说。她现在开始虔诚和相信,她的病孩子会好起来。她记起最近这孩子说话时要比以前欢快得多,而且接连几天她自己也能爬起来,直直地坐在床上,用愉快的眼神望着这一棵豌豆所围成的小花园。一星期以后,这个病孩子第一次可以坐一整个钟头。她快乐地在温煦的太阳光里。窗户打开了,它面前是一朵盛开的、粉红色的豌豆花,小姑娘低下头来,把它娇嫩的叶子轻轻地吻了一

命唤起了美丽的联想。她从窗台上拉了一根线到窗框的上端去,使这粒豆可以缠绕着它向上长,它的确在向上长——人们每天可以看到它在生长。

“看,它现在要开花了!”女人有一天[早晨]说。她现在开始虔诚和相信,她的病孩子会好起来。她记起最近这孩子说话时要比以前欢快得多,而且接连几天她自己也能爬起来,直直地坐在床上,用愉快的眼神望着这一棵豌豆所围成的小花园。一星期以后,这个病孩子第一次可以坐一整个钟头。她快乐地在温煦的太阳光里。窗户打开了,它面前是一朵盛开的、粉红色的豌豆花,小姑娘低下头来,把它娇嫩的叶子轻轻地吻了一

责 孽 淫 莽 措 孽 孽 孽 孽 孽 孽 孽 孽
 憎 孽 孽 孽 孽 孽 孽 孽 孽 孽 孽 孽 孽
 孽 孽 孽 孽 孽 孽 孽 孽 孽 孽 孽 孽 孽
 淫 土 孽 孽 孽 孽 孽 孽 孽 孽 孽 孽 孽 孽
 丑 孽 孽 孽 孽 孽 孽 孽 孽 孽 孽 孽 孽 孽
 憎 孽 孽 孽 孽 孽 孽 孽 孽 孽 孽 孽 孽 孽

“匀 孽 孽 孽 孽 孽 孽 孽 孽 孽 孽 孽 孽
 丑 早” 淫 孽 孽 孽 孽 孽 孽 孽 孽 孽 孽 孽
 淫 孽 孽 孽 孽 孽 孽 孽 孽 孽 孽 孽 孽 孽
 孽 孽 孽 孽 孽 孽 孽 孽 孽 孽 孽 孽 孽 孽
 孽 孽 孽 孽 孽 孽 孽 孽 孽 孽 孽 孽 孽 孽
 孽 孽 孽 孽 孽 孽 孽 孽 孽 孽 孽 孽 孽 孽
 孽 孽 孽 孽 孽 孽 孽 孽 孽 孽 孽 孽 孽 孽

孽 孽 孽 孽 孽 孽 孽 孽 孽 孽 孽 孽 孽
 月 孽 孽 孽 孽 孽 孽 孽 孽 孽 孽 孽 孽 孽
 憎 孽 孽 孽 孽 孽 孽 孽 孽 孽 孽 孽 孽 孽
 孽 孽 孽 孽 孽 孽 孽 孽 孽 孽 孽 孽 孽 孽
 孽 孽 孽 孽 孽 孽 孽 孽 孽 孽 孽 孽 孽 孽
 孽 孽 孽 孽 孽 孽 孽 孽 孽 孽 孽 孽 孽 孽
 匀 孽 孽 孽 孽 孽 孽 孽 孽 孽 孽 孽 孽 孽

“陨 淫 孽 孽 孽 孽 孽 孽 孽 孽 孽 孽 孽
 孽 孽 孽 孽 孽 孽 孽 孽 孽 孽 孽 孽 孽 孽

它们也被鸽子吞掉了。总之,它们总算有些实用价值,可是那第四粒,它本身想飞进太阳里去,但是却掉到水沟里去了,在污水里躺了好几个星期,而且膨胀得相当可观。

“我胖得够漂亮了!”这粒豌豆说。“我胖得要崩裂开来。我想,任何豆子从来不会、也永远不会达到这种境界的。我是豆荚里五粒豆子中最得意的一粒。”

水沟说它讲得很有道理。可是顶楼窗户旁那个年轻的女孩子——她脸上散发出健康的光彩,她的眼睛发着亮光——正在豌豆花上面交叉着一双小手,感谢上帝。

水沟说:“我坚信我的那粒豆子。”

起不来 ;御医说她的生命没有光芒。

“只有一件东西能救她 ,”御医之中一位最聪明的人说。“送给她一朵世界上最漂亮的玫瑰花——一朵代表最高尚、最纯洁的爱情的玫瑰花。这朵花一定要在她的眼睛没有闭上以前就送到她面前来 ,那么她的生命就不会死去。”

全国各地的年轻人和老年人送来很多玫瑰花——全部的花园里开着的最漂亮的玫瑰花。但是这都不是那种能治病的玫瑰花。那应该是在爱情的花园里摘下来的一朵花 ;但是哪朵玫瑰真正代表着最高尚、最纯洁的爱情呢？

诗人们歌颂着世界上最漂亮的玫瑰花 ;每个诗人都有一朵。消息传遍全国 ,传到每一颗充满了爱情的心里 ,传给每一段年龄 ,每一个阶层和从事每

起不来 ;御医说她的生命没有光芒。

“只有一件东西能救她 ,”御医之中一位最聪明的人说。“送给她一朵世界上最漂亮的玫瑰花——一朵代表最高尚、最纯洁的爱情的玫瑰花。这朵花一定要在她的眼睛没有闭上以前就送到她面前来 ,那么她的生命就不会死去。”

全国各地的年轻人和老年人送来很多玫瑰花——全部的花园里开着的最漂亮的玫瑰花。但是这都不是那种能治病的玫瑰花。那应该是在爱情的花园里摘下来的一朵花 ;但是哪朵玫瑰真正代表着最高尚、最纯洁的爱情呢？

诗人们歌颂着世界上最漂亮的玫瑰花 ;每个诗人都有一朵。消息传遍全国 ,传到每一颗充满了爱情的心里 ,传给每一段年龄 ,每一个阶层和从事每

种职业的人。

葬墓

“直到今天还没有人能说出这朵花，”那个聪明人说，“谁也不知道盛开着这朵花的那块地方。这既不是罗密欧和朱丽叶棺材上的玫瑰花，也不是瓦尔堡①坟墓上的玫瑰花，虽然这些玫瑰在诗歌和传说中永远是芳香的。这也不是从文克里得②的斑斑血迹的长矛上盛开的那些玫瑰花——从一个为国家而牺牲去的英雄的心里所淌出的血中开出的玫瑰花，虽然什么样的死也比不上这种死的可爱，什么样的花也比不上他所流出的血那样红。这也不是人们在寂静的房间里，花了许多不眠之夜和宝贵的生命所培育出的那朵

种职业的人。

直到今天还没有人能说出这朵花，”那个聪明人说，“谁也不知道盛开着这朵花的那块地方。这既不是罗密欧和朱丽叶棺材上的玫瑰花，也不是瓦尔堡①坟墓上的玫瑰花，虽然这些玫瑰在诗歌和传说中永远是芳香的。这也不是从文克里得②的斑斑血迹的长矛上盛开的那些玫瑰花——从一个为国家而牺牲去的英雄的心里所淌出的血中开出的玫瑰花，虽然什么样的死也比不上这种死的可爱，什么样的花也比不上他所流出的血那样红。这也不是人们在寂静的房间里，花了许多不眠之夜和宝贵的生命所培育出的那朵

① 瓦尔堡(辛德明)是愿世纪在德国传道的一个修女，在传说中被神化成为“圣者”。她在传说中是保护人民反对魔术侵害的神仙。

② 文克里得(乌里里)是瑞士的一个爱国志士。1529年瑞士在山巴赫(苏黎世)战胜奥国时，据说他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把好几个敌人的长矛抱在一起，使它们刺进自己的胸口里而失去作用。这样他就造成一个缺口，使瑞士军队可以在他身上踩过去，攻进敌人的阵地。

